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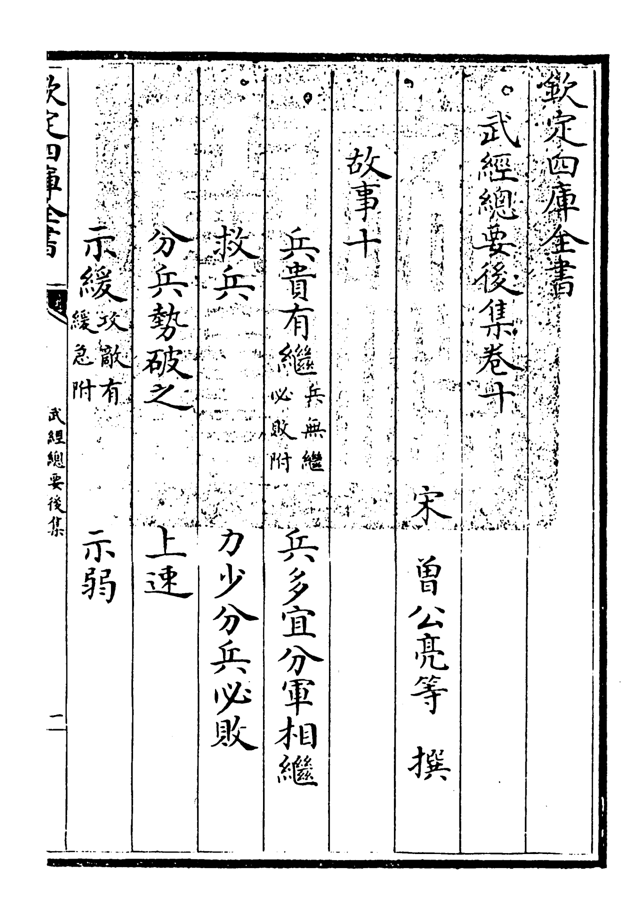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趙希濬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

兵貴有繼兵無繼必敗附　兵多宜分軍相繼

救兵　力少分兵必敗

分兵勢破之　上速

示緩攻敵有緩急附　示弱

示彊　　示閑暇

設詐誤敵此條正文闕　　素教

素備　　先設備取勝戒不備附

兵貴有繼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十二郡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弟三監弘壽及大彤渠師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屯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

故示弱以驕其氣乃引歸水城陳兵於內步氣盛
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懷臺（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之懷臺也東觀記作環臺云）視歆等鋒交乃自
引精兵以橫突步戰於東城下大破之
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又來與曹操戰時曹操兵
皆出取麥不能以千人屯營不固曹操乃令婦人守
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
伏兵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七十餘

里明日復來曹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大敗之

魏大將軍曹休從皖口深入與將賈逵度吳無東關之備必併軍於皖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三百里聞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軍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合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

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

軍多設旗皷為疑兵賊見違軍遂退

蜀將姜維圍狄道魏將陳泰等進軍度髙城嶺潛行夜

至狄道南西髙山之上多舉烽火鳴皷角城中見

救者至皆憤勇維謂救兵當須集衆而發乃率聞

救已至似有竒變宿謀倉忙引兵退去

兵無繼必敗

唐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有詔王孝傑起白衣為清邊

總管統兵十八萬討之孝傑軍至于峽石谷遇賊道險虜甚衆孝傑以精卒鋭士為先鋒且戰且行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總管蘇定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有後繼為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被殺殆盡時張説為節度管書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説曰孝傑忠勇敢死深入賊境以少禦衆但為後援不至所以致敗

兵多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軍髙歡大舉以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饑饉但以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夏秋人多盡應飢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髙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救兵

春秋時楚伍員與申包胥交子胥楚臣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謂路也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稷沂皆楚

地名

力少分兵必敗

漢初黥布反渡淮擊楚發軍與戰徐僮閒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散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高帝兵遇於蘄西大戰帝軍敗之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

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部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别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敗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争鋒若不敢來攻公轉營迫之俟其力疲可擊也

漢乃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副將劉尚將軍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責漢曰公既輕敵使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能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破尚公即破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李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詔諸將勵之曰今與劉漢二處受圍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

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疑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河南漢悉兵迎戰自辰至晡遂大敗破之斬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悉兵騎赴之破之必矣自漢與述戰於成都廣都之間八

戰八克

蜀先主引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立栅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于白茅灣進尅姑熟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悦密謂左右

曰彼軍士有如是紫氣不易可當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覇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長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强兵勁弩攻其前輕鋭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郡縣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

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敵我勢既不分衆寡不敵我便救於首尾無以制之今莫若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既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鋭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退戰不得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經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並

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遇賢乃棄
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前秦苻堅諸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為
營深溝髙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以甲羅之壘
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貲寶乞救諸國
溫宿尉須等國互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
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諸將咸欲
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

分力散非良法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鎌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缺戰于城西敗之帛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分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而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拒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入武關項羽必領兵南走王深壁於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

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而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終此以敝楚也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今不速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非計也今莫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

衆進臨江陵南平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急行危所備皆悉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嶺自持所敵者大無寧息孫晧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終不齊心致死巳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克定矣帝納之卒以此勝吳

唐末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孫入天井關進軍昂車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彰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達王

周將步軍一萬騎卒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縣名屬鎮州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

上速

春秋時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子息子𢖍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擒也墊隘勢慮水雨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精兵駐後為陳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擒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奔登山以望之楚師不繼復逐之吳還逐五子傳諸其軍至其本軍簡師

會之吳師大敗遂伐舒鳩滅之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救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敗吳師于鴻口宋地

蜀將孟達降魏魏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時司馬懿秉政恐達速發回書給以

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結宜審而後動懿答曰達無信義此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懿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

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茍曜有衆萬人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謹於輕敵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請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兵直進逼據吾東必茍曜豎子與之連

結也事久便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孺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其事耳進戰大敗之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以盩張流反厔竹乙反尉魏思温為謀主問計於思温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神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其

險足以自固請且收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寔為良筭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無能為也果敗

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

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傳兵待水退請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召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銑果大懼而降

唐莊宗命將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收固鎮克興州取蜀三招討兵於三泉所俘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

斷結栢津以絶追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橋而去水泛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討使孝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繕津梁淹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孝嚴乘馬浮江於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關進據

漢川遂平蜀

後漢唐明宗將如汴州至滎陽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據守帝遣范延光諭之延光曰若不急攻則汴城堅矣願得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半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盡殲其黨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决樞密使吳延祚因奏太宗曰

潞城嚴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

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不出但離巢穴

即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留守向

供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留旬

浹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神速

不貴羈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剋若使

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饋運險難則勝負未决上納

之六月已巳朔上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全義請并力急攻旦日緩之恐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尅其城

示緩 攻敵有緩急附

秦伐趙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者善食遣之間以報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必矣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去奢從兵擊破之遂解閼與之

圍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游軍仰食於劉表表必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果救之操敗

曹操既尅鄴袁尚袁熈遂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太守孫康恃遠不服曹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熈可擒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操引兵還康果斬尚熈傳送其首諸將咸問操還兵而斬尚熈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熈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示弱

春秋時楚子侵隨國名今義陽有隨縣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

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鬬伯比楚大夫子文之父彼則懼而恊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王毀軍而納少師鬬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楚子使廬戢棃侵庸（戢棃廬邑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庸人逐之囚子陽窻（窻戢棃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北走也）惟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庸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闘椒秦人巴人從楚師盟蠻見楚强故也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郡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設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單于為盜若入堡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堡不

敢戰如是數歲餘匈奴每來戰數不利失亡多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白得賞賜皆不受願一戰於是乃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斤之士五萬控弓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少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而來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萬餘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龎涓聞之釋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故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趨利半至乃入魏地使士卒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鋭倍日併行逐之併必正反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弓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刎

前漢韓王信反亡走匈奴與匈奴謀攻漢髙祖往擊之至晉陽使人覘匈奴冐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回言匈奴可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爭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

老弱此必欲見拒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以為慢沮軍心械繫敬廣武遂帥兵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然後圍解

後漢末孫策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欲引軍避之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既而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兵指策營步騎鈔其後策將周章方結

陳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遂即大敗策

陳霸先討杜龕以侯安都居守齊軍乘虛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策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不敢逼城

後周末楊堅作相尉遲迥拒命堅遣將于仲文率兵定

關東次蓼隄逈將檀讓擁衆數萬人仲文以羸師出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兵左右翼異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逈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晉末妖賊孫恩作亂出海鹽劉裕築城於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内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深慮衆寡不敵乃夜偃旗示以羸弱覩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隋末賊率孟讓衆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拒之保
都梁山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
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
於是進攻其栅世充偽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
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夷竈撤幕設方陣
四面而出戰大敗之虜男女十餘萬口僅以身免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將張永德請行效命至壽春劉
仁贍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餌之伏精兵於便

地每戰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攻大
敗之仁贍僅以身免
本朝太宗時契丹與西賊相結窺邊上密授成算於府州
折御卿使為之備至是虜將韓得威萬餘衆誘党項
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汊勒浪
等乘虜之亂詐為府州兵躡其後虜衆死者十六七
奏至上召其使問狀謂左右曰北虜小醜輕進易退
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即分奇兵斷其歸路

從而聲之必無遺類果如所言左右呼萬歲因遣內府往圖地形觀之勒浪等族與虜有隙悉欵塞內附

示疆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于桔柣之門桔柣郊門也桔胡結反柣徒結反入自純門及逵純門鄭外郭門也逵郭門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不閉城門出兵蓋鄭示楚以閒故子元畏之而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諜間也
幕帳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以伐楚百濮夷也麇居鈞反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也楚人謀徙於阪高楚之別邑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伐庸上下同食廩倉也無異饌也

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有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多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

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數出停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窮力弱救不能至併兵急攻詡於是使彊弩競射發無不中羌大震駭奔北詡因日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更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後漢石勒以荆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敬又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伺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以勒大軍至懼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陽

示閒暇

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兵

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告廣廣曰必是匈奴射鵰者也（鵰善飛故使善射者射）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必令其騎張左右翼而進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遂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上山陣廣所從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來

到匈奴陣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有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皆以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復還其騎中解鞍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曹操軍臨漢中蜀將趙雲將數千騎輕行猝與曹操大

軍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操軍追至營雲更大
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兵遂引去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引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
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之亮城中兵力弱將
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勒馬令軍中皆偃旗卧鼓
不得出巷慢開四門掃地卻洒懿疑其有伏兵於
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伏循
山走矣邏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前梁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帢若洽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音朔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據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有兵伏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東魏高仲密叛以北豫州附魏宇文泰帥軍應之至洛

陽與東魏高歡戰于邙山趙貴為左軍慿為右軍歡兵突左軍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歡進兵攻慿慿擊之皆披靡至夜慿引去歡復來追之慿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敗軍徐還歡追騎憚慿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　王君㚟死河西洶懼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賊又暴至略無守御之

具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通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

本朝李謙溥初事周為閑廐使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絺綌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賊知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敢死

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縋而出薄之賊營中大擾遁去

素教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人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所教以義讓哀樂為本不可力彊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後為晉所滅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也

晉文公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

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納以言觀其志明試以功考其事車服以庸報其勞）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兄也）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定王室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多不以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素備

蕭衍為雍州刺史日招聚驍勇以萬數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十間屋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

皁皆未之用軍中呂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索櫓者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出入卧内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交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番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番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在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乃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賴其用馬

端拱初敵自大石路南侵張齊賢預簡廂軍千人為五部分屯繁峙及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帝降詔褒美焉

先設備取勝

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是以楚弗能報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強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邑之士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汭地名右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能退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

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
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抵箕之山觀兵示武也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
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
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吳人至見荆有備而返
左皮曰其返覆六七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
行三十里擊之必尅從之遂破吳軍

魏大將南征吳到精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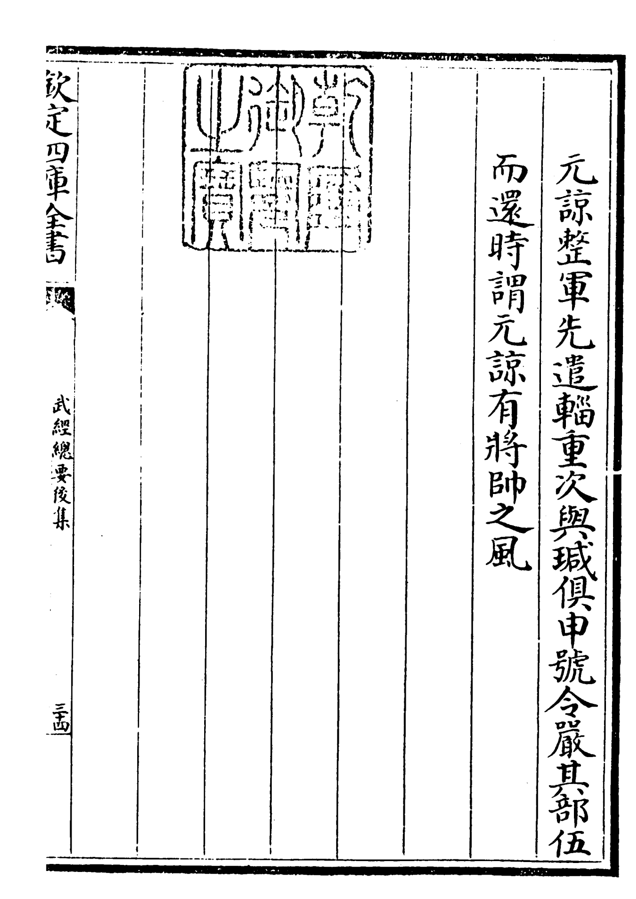
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曽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時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曽元張顯等

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方泥阻兵以叛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尅期出戰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刼營宜備之乃戒嚴仍人課草拾束伏以待之是夜方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方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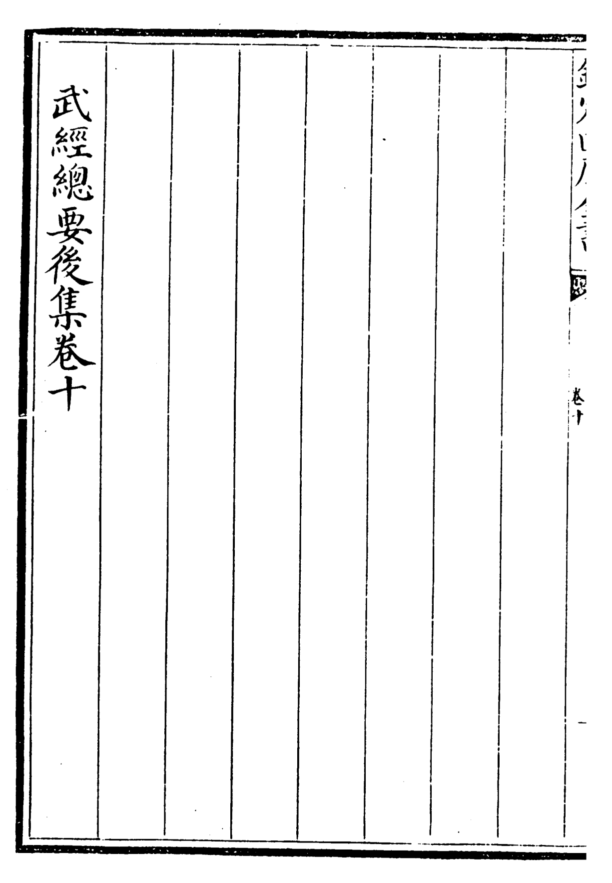
戒不備附

貞元初詔李元諒從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凉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源堡以應援侍中竊思潘

源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倘有急變何由應赴請次侍中為營瑊以君命固止之元諒欲與瑊同進瑊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瑊赴會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瑊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八瑊單騎奔還羣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瑊既入營虜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



元諒整軍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申

謄錄監生臣閻學洙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一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一

新集可擊　半濟可擊擊未集附

飢渴可擊　心怖可擊

奔走可擊　氣衰可擊

糧盡可擊糧道不繼必遁附　不得地利可擊

天時不順可擊　不暇可擊

不戒可擊　將離部伍可擊

撓亂可擊　陣久力疲必敗

攻不整　敵無固志可擊

擊不備　出不意

大陣動可敗　擊未成列

新集可擊擊未集附

蜀劉先主遣吳蘭屯下辨曹操遣屬鋒將軍曹洪禦之

以曹休為騎都尉蜀主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蜀實斷道宜及未集擊蘭蘭破飛自走矣從之進兵擊蘭破之飛果走

後漢曹操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矣劉備人傑也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振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為相關侯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也令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一月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又問㬎曰今尚可擊否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齊高歡伐西魏至許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名其兵皆未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令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

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為陣李弼為左拒趙貴為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師至望見泰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泰乃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率鐵騎横擊絶其軍為二遂大敗之

太宗時命李靖為西海行軍大總管討吐谷渾伏羌以侯君集及任成王道宗並為之副使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鋭長驅疾進

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鋭輕賷深入道宗追及伏羌之衆於庫山破之伏羌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且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栢海頻與虜遇皆大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

本朝太宗征太原時節度使何繼筠把石嶺關大戎來援繼筠率數千騎禦之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擊之虜衆大潰追奔數十里

太祖親征澤潞車駕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朝于行在召拱與語拱曰李筠逆節久露兵勢漸成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平之必矣或稽浹旬恐賊鋒鋭難為力矣筠在澤州五月戊辰

王師薄其城下癸酉拔其城

半濟可擊

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也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宋公違之故敗）

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若使先濟者知免

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故半渡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音誓五戰及郢奔食食者奔而不陣

項羽引兵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乃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後漢末黄巾賊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黒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

萬餘級棄重車數萬兩奔走渡河瓚曰因其半濟薄之賊徒大破死者三萬

魏將郭淮在漢中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剉敵非筭也不如逺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渡而後可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

魏鍾繇都督關中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兵衆甚

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縣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志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援剛愎好勝必輕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尅也援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隋煬帝征高麗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緑水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乙支

文德偽降請述還師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將士犇還一日一夜至鴨緑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矣

唐武德初羅藝為幽州總管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藝將逆戰薛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戰百鬬百敗

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師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銳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必敗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本朝石保興為銀夏都廵檢使嘗廵黑水河戍人知之以數千騎邀戰保興所部不滿三千賊恃衆據險渡河求戰保興分短兵伏於河滸候戎師半渡即發之疾戰大有斬獲

飢渴可擊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將張郃督諸軍拒之亮將馬謖於街亭依南山下據城郃絶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蘭州大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飢弊縱擊大破之

唐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頓兵武牢登高丘觀之謂諸將曰賊未見大敵今渡險

而嚣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太宗曰可擊矣乃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所向披靡生擒建德

心怖可擊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恟懼至曹人墓也恟懼恐懼聲也兇音呼勇反晉因其恟懼攻之遂入曹

鄧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後實者今因平蜀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徐緩之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會艾誅不果行

晉師伐吳杜預遣牙門將周旨等率騎兵八百汎舟渡江襲樂鄉多張旂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督將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皆

飛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萬餘口

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

彭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

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

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由

内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

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只可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

必尅尅彭模之後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

兵相持彼知虛實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從之城守相次瓦解

唐貞觀中突厥離叛將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總管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知之令間諜離其腹心進擊破之部落並走磧

北

奔走可擊

吳孫權拒曹公於赤壁諸葛亮說權云曹操之衆遠來

䦨追劉豫州一日一夜行至三百里此所謂强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從之

遂敗曹公

晉劉琨守太原遣大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

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

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髙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下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魏孝武帝將圖高歡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為前鋒稍逼
京師帝親管六軍屯河橋宇文泰謂左右曰高歡
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
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且緣津據守
殊不知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
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梁將陳慶之攻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
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謂諸將曰魏人

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
出其不意以挫其氣且鬭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
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率麾
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東魏大將高歡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宇文泰至渭南召
諸州兵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
遠來至此天亡之也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
橋於渭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南夾渭而軍

至沙苑距歡軍六十餘里歡聞泰至引軍來會見泰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其將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敗之斬六十餘級降者二萬餘人歡夜遁棄鎧仗十有八萬

唐鉄勒薛延陀等合衆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太宗遣李勣張儉率兵數道擊之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

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已勅李思摩燒薙秋草延陀糧肉日盡野無所獲因一時奮擊其衆潰散

唐貞觀中軍討高麗令江夏王道宗與李靖為前鋒濟遼水尅高羊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大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景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清道以待車駕靖然之乃與壯士數千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合擊大破之

安禄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于沙河禄山聞思明敗益以精兵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獲晝揚其兵夜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曰賊怠矣可以戰戰于嘉山斬馘四百級

氣衰可擊

春秋時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尅也

後漢梁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過今我追國是過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

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荀攸從曹公征吕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吕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鋭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

泗濉城衆潰生擒布

魏將毋丘儉文欽反司馬師遣鄧艾督大山諸軍進屯樂嘉欽軍將攻艾師衛校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諸將登城鼓譟擊之可尅也既謀而行鼓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師謂將曰欽走矣命發鋭軍以追之諸將曰鴦少而鋭引軍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師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而欽不應其勢

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矣乃與驍騎千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儉聞欽敗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唐太宗討薛仁杲相持於高墌城者六十餘日兵鋒甚銳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太宗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親御大軍奮擊斬首數千級

糧盡可擊 糧道不繼必遁附

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宜因其機而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會諸侯兵於垓下終滅羽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光武親征之去憲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曰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敗之

漢末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無輜重惟以鈔掠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

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表果救之進戰
不利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
蜀諸葛亮急攻陳倉魏帝驛召張郃問計曰亮無已得
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糓不能久攻對曰比臣來
到亮已走矣因屈指計亮不至十日郃日夜進至
南鄭亮退
姜惟破王經軍進圍狄道鄧艾等以為兵鋒宜避之不
如據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計之得者也陳

泰曰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孤軍遠險糧轂不繼破賊之時也果遁去

隋末宇文化及作亂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降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資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部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且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水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其將陳智畧張重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持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内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壁畜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絶其糧道金剛乃遁

竇建德以兵十萬來援王世充於酸棗太宗將拒之諸

將進諫曰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班師且據䖍州以觀勝負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内外忿嫉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西公將驕卒墮令我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終如其言

穆宗用裴度代鎮魏時諸道兵十五萬既深入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分畨樵採度支轉運車六百乘

盡為庭湊邀而擄之兵食益困遂休兵

不得地利可擊

韓信擊趙趙王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李左車說王曰韓信乘勝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

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趙王不從信使閒人偵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陘三十里止舍夜半轉發選輕騎二千人各持一赤幟從閒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壁拔趙幟立漢幟信又謂諸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相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

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棄其鼓旂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旂信已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奇兵三千見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欲還歸壁壁皆漢幟遂亂遁走

虜趙王

晉王存勗與梁軍戰于胡柳陂陂中有土山梁軍先據之帝曰今日之戰得土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汝等率軍而先登遂奪其山諸軍繼集梁軍大敗時

元軍令吴瓊等各部役徒萬人於中山曳柴揚塵
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籍棄甲山積

天時不順可擊

唐武德中突厥頡利二可汗寇凉州太宗率兵拒之值
雨連月太宗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
憑今雨連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鎩羽我屋
宿火食鎗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勞此而不乘
夫復何待令先以勁兵亂其陣突騎躡其後虜進

不相遜退不相救縱不盡擒必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因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驚駭請和而去

張公謹副李靖經畧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塞北霜早餱糧乏絶若師出塞垣自然有應者太宗深納之果破定襄敗頡利

五代梁將劉鄩趣黄澤關路歸後唐莊宗遣兵追之時霖雨積旬鄩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顛墜巖坂陷

于泥濘死者十二三

後唐契丹冦望都莊宗追擊𣶏裘毛幕不可勝紀時大雪平地五尺虜乏芻糧人馬斃踣于道纍纍不絶

乘勝追襲大破之

不暇可擊

曹操北征白檀歷平剛指栁城登白狼山卒與虜遇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以張遼為先鋒縱兵擊之虜衆大潰

梁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梁秃髪傉檀(内沃反)至顯陵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之果敗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傉檀懼請和而歸

周尉遲迥起兵反楊堅遣韋孝寛討之迥子惇率衆十萬人沁水東拒之與孝寛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

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寛軍半濟而擊之孝寛因其小却鳴鼓齊進大破之

解暉為小校尉會征北戎暉率敢死士犯戎人之帳戎人方解鞍縱馬卧暉出其不意急擊之一族無遺

類

不戒可擊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

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臯縣地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漢高祖時齊王田廣軍歷下以距漢使酈食其往說之

與連和廣然之乃弛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

平韓信渡平原襲破齊

後漢曹操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横山築城十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衛見大軍退弛其守備操密遣驍騎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晉妖人孫恩北出海鹽劉裕為將築城於故海鹽賊來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明日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所在曰夜

已走矣信之乃率衆進向滬瀆裕乘其懈怠奮擊
大破之

將離部伍可擊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湣王出奔莒城燕師長驅平齊昭
王卒惠王立與毅有隙田單縱反間於燕曰燕
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
齊為名實欲南面而王齊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
來燕王使騎刼代毅燕士卒忿齊師遂敗之

後漢中郎將朱儁擊黄巾賊據宛城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召儁司空張温上疏曰秦用白起燕用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敵今儁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乃止儁擊賊帥趙宏斬之

太宗征高麗築土山逼其城山頂數丈下臨城中使果毅傅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出城而戰據有土山攻之不能尅遂班師

撓亂可擊

春秋時魯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尅公問其故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旂靡故逐之

後漢皇甫嵩與朱儁共討潁州黃巾賊儁前與賊戰戰敗嵩因退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因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

營利於火攻若用夜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功可立成其夕大風勅約軍士東㓜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因鼓而突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

陣久力疲必敗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太宗頓師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

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軍政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乃追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伍飢倦皆列坐久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誡之曰賊若不動宜引歸如其覺動即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旂列隊自武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遂却陣上東原未及

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皷金等縱騎纏幡而入皷音咬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旂幟内外表裏俱奮賊徒太潰生擒建德

則天時徐敬業起兵揚州稱匡復武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于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火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後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人擊趙至栢鄉趙告急于晉

晉王存勗遣周德威先屯趙州而自將會之梁兵馬鎧冑光彩炫熠晉人望之奪氣晉王欲速戰德威欲待其衰乃退軍鄗邑久之德威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試之景仁怒悉軍以出横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晉王謂德威曰我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較也彼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内廹矢刃外交士

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晉兵爭進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

攻不整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師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

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於乘丘齊師乃還

晉伐楚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閒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陣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尅之敗于鄢陵

曹操討烏桓引軍出盧龍塞外道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陷柳城未至

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虜衆甚盛操登高觀虜陣不整使張遼為先鋒縱兵擊之虜大敗

東晉時苻堅率衆號百萬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謝玄使謂苻融曰若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將稍却令吾士得周旋僕與將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

數十萬向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遣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以精騎八千徑渡淝水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融馳騎畧陣欲以師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奔潰自相藉蹈投水而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獲堅乘輿器械軍資珍寶山積

唐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黒齒常之率兵拒之蹋至兩

井忽逢賊三十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着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之賊遂棄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然火如鋒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狼狽夜遁

敵無固志可擊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地）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　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地也（欲行畧地無久攻意）將

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

將犯之太子抽劍斬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

南及沂齊侯太子

晉將劉毅泝江追桓玄戰于峥嶸洲時官軍止數千玄

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船側故其衆

莫有鬬志官軍乘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大潰

擊不備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

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楚大夫子囊師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吴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皋舟吴險阨之道楚人不能救吴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因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

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曹操征烏桓諸子多懼許嘉曰胡恃其逺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

曹操擊袁譚袁尚於黎陽使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糧會尚遣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尅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守東都郤乘弊擊之簡練精鋭得二萬餘人馬三千餘匹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是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壘世充夜遣二百餘

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乗高而下馳壓之密營遂亂無拒之者即入縱火軍大驚潰

唐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管軍政委焉靖閲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危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靖曰兵宜神速機不

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急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靖勒兵圍城銑遂降

會昌中回鶻冦天德詔劉沔為招撫使以太原師屯雲州沔謂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覩其所為勢陵我軍若禀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患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

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支吾必棄公主遠竄尚不能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自選勁騎并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帳逼振武雄入城登埤視其衆寡見氊帳車數十從者朱碧譔者曰此公主帳也因進兵斬萬餘級迎公主還太原

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有衆數十萬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乃揚

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
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
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
契苾阿力從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阿力復
欲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阿力曰賊非
有城郭逐水草以為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
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
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

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吐谷渾主脫身以免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偽將李克成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内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溲溺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

者淺耶

梁兵攻潞州會晉王克用死太祖以為援兵不能復來不復設備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温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嫻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大閱士卒發晉陽軍于黄碾伏兵三垂岡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兵

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

李嗣源襲鄆高行周為前軍會夜分大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賛我彼必無備宜出其不意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明平之

後周李謙溥知隰州北漢兵來圍其城議者皆請速救節度使楊廷璋隰州壁壘甚固敵人掩至未能為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人許以重賞使人潛與謙溥約夜襲其營俾城中相應北漢

軍潰逐數十里斬首千級獲鎧甲萬計未幾謙溥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

出不意

魏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尅艾上言請從陰平由斜徑出劒西入成都竒兵衝其腹心劒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

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軍進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舁櫬詣軍請降

晉王渾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附降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

時周兵並放休息衆纔一旅渾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

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隅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六眷所敗勒曰吾將士卒大陳於野以決之何如張賓曰今段氏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

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恐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人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日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戰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晉劉裕與朱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黄虎無

功而退賊今謂我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來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竒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空實别有函封付齡石題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燾朱牧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乗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焦縦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

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為城以拒晉軍諸將多欲先攻南城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朱牧至漢廣復破譙道福別軍

東魏西京為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清太守宋帯劔謀叛儼乃帥騎出其不意帯劔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帯劔惶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

一部遂定

東魏丞相高歡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不欲必渡欲絆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相與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曰賊今在

近捨而逺襲事若差跌徒結反悔將何及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自守耳無逺鬭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旣而潛軍東出晨興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泰乃縱兵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

死焚輜重棄城而走

後周隋公堅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反堅命梁睿為元帥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擁兵十萬據險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謙令高阿那瓌達奚其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其分兵據鬬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欲遏吾兵勢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劒閣一將詣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又遣將分道進

自午及申破之其奔於謙膂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其守城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膂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其先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

魏正光末賊元伯圭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為患孝武遣京畿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段永曰此賊無城柵惟以寇鈔為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

進遂平之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降魏宇文泰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援諸將皆憚北行李達獨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河上以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固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尅定之日矣泰大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達行臺尚書前驅東出泰率大軍繼進達乃潛師而

往技仲密以歸

唐貞觀中吐谷渾冦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使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侯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飢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惟靖決計而進出其不意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唐光啟中秦宗權數為朱全忠所敗恥之悉力以攻汴

州其將張既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蓄銳休兵方來擊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令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砦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砦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爲神助

本朝初征僞蜀蜀人退守劍門斷閣道王全斌遣裨將分兵趨來蘇小路渡江出劍閣南因起浮橋於江

上蜀人見橋成棄砦而遁全斌等以鋭兵擊破劔門生擒將王昭逺趙崇韜

大陣動可敗

春秋時吴伐越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勾踐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吴所擒欲使吴師亂而取之而吴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以劔注項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旂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政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

蔡侯吴子唐侯伐楚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之

武后廢中宗徐敬業在揚州舉兵以匡復為辭旬日間

得勝兵數十餘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屯高郵之下河溪勒兵拒守孝逸戰不利欲引退魏元忠固請决戰敬業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敬業大敗

擊未成列

春秋時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也崇卒也崇聚已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隘地險不以什共車必尅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以便車困諸阨又尅

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五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要以五人為五分為五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吴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五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後魏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力戰破万俟醜奴與輕騎逐北至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

上生擒醜奴遂大破之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毋良自塗中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河内朝廷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討之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於河陽内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簡精鋭於下流

潛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唐李希烈反巳陷汴州又遣騎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將絶江道嗣曹王臯遣尹慎將七千餘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纔四里列皷角中栅少誠至分兵四面圍之部隊未嚴而皷聲發三栅齊出奮擊不為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為京觀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一